

# 经典新诠 与词学表微

夏志颖 著



人民出版社

# 经典新诠与词学表微

夏志颖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新诠与词学表微/夏志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01 - 017812 - 7

I . ①经… II . ①夏… III . ①词(文学) - 诗词研究 - 中国

IV .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1369 号

### 经典新诠与词学表微

JINGDIAN XINQUAN YU CIXUE BIAOWEI

夏志颖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74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812 - 7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清代中期词学变革研究”(批准号:**13SKB009**)、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词演进的诗学观照”(批准号:**15YJC751050**)资助成果。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创作:词史上的名家与名作 .....</b>    | 1   |
| 第一节 柳永投献词的雅俗之辨与创新之功.....         | 1   |
| 第二节 姜夔《暗香》《疏影》的文本及其理解 .....      | 14  |
| 第三节 论厉鹗词风之演进 .....               | 34  |
| <b>第二章 批评:杜甫及其诗歌与词体之关系 .....</b> | 52  |
| 第一节 以“杜甫无词”说为中心的考察 .....         | 52  |
| 第二节 “词圣”考说 .....                 | 72  |
| 第三节 词学史上的杜甫与杜诗 .....             | 82  |
| <b>第三章 新境:清词的复兴与开拓 .....</b>     | 101 |
| 第一节 清初词学中的声气标榜与群体意识.....         | 101 |
|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与清代词学 .....      | 112 |
| 第三节 论清代的题画词与“填词图” .....          | 124 |
| 第四节 从“帆影”词看清代咏物词典范的生成 .....      | 150 |
| <b>第四章 互动:乾嘉诗学与词学 .....</b>      | 167 |
| 第一节 沈德潜与乾嘉词坛.....                | 167 |
| 第二节 “肌理”说与学人之词 .....             | 180 |
| 第三节 “性灵”说与清代中后期词学演进 .....        | 191 |
| <b>第五章 文献:词籍考述 .....</b>         | 210 |
| 第一节 《历代词话》引书考 .....              | 210 |
| 第二节 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析论 .....          | 232 |

|   |     |
|---|-----|
| 第三节 近百年大型清词总集编纂述评——以《全清词》为中心的<br>回顾与展望..... | 250 |
| 参考文献 .....                                  | 267 |
| 后 记 .....                                   | 282 |

# 第一章 创作：词史上的名家与名作

## 第一节 柳永投献词的雅俗之辨与创新之功

柳永的词自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关注，褒者贬者，各执一词，有关词史发展的所有论述，都无法回避这一争论。《艺苑雌黄》云：“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媠之语。”<sup>①</sup>此语简明揭示出柳词的两大题材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近来学者于柳永描绘城市繁华的词作又多有讨论。凡此种种，使得柳词在内容研究上的空间已被开掘殆尽，与此相似的是，柳永的创调之功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以赋为词”等评语又在各家论述中陈陈相因。

柳词研究似乎陷入了一个因循重复的困境，如何突破是每个研究者都应当正视的问题。笔者以为，当前的柳词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似是而非和熟视无睹的情形，前者是指在柳词雅、俗问题上的含混认识，后者则意味着我们对柳永的转益多师还认识不够。《乐章集》中有部分作品是词人为了投赠某些达官显贵而作的，由于艺术性普遍不高，且内容多为颂谀套语，这类词作长期以来不被重视，但它们毕竟是柳永精心结撰的作品，且有着特定的功用，其有无价值？价值何在？都有进行分疏的必要。

---

<sup>①</sup> 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2，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页。

### 一、雅俗之辨与柳永投献词的词调运用

投献词有固定的投赠对象，且对象之身份和地位较作者为高，其性质同于干谒，根据这种理解，笔者初步认定《乐章集》中有九首投献词，即《早梅芳》（海霞红）、《一寸金》（井络天开）、《永遇乐》（天阁英游）、《望海潮》（东南形胜）、《如鱼水》（轻霭浮空）、《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瑞鹧鸪》（吴会风流）<sup>①</sup>。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组词中的词调运用，除《临江仙》一调为唐五代旧有外，其他八首皆为慢词，且首见或仅见于《乐章集》。日本学者宇野直人将柳永“个人独创，现在仅存、无他人之作传世的词牌”的作品称为“僻调孤词”<sup>②</sup>，并肯定了其为柳词的一大特色，对于“僻调词 = 民间的俗曲 = 卑俗的内容”这种简单的理解方式，宇野直人通过细致审视，亦证明了其错误之处，但事实并非是如其所说的“恰恰相反”<sup>③</sup>。僻调词（通常认为是俗曲）中存在大量羁旅、咏怀等题材的雅词，而使用唐五代旧有词调的作品（通常认为此类乐曲较雅）中却有很多艳词，要正确理解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要分清何谓雅词，何谓俗词。

就宋词而言，所谓的雅或俗通常是从语言上来区分的，在词乐与文本脱离的时代，仍然有着雅词的称谓，这就说明雅与俗的界限不是首先着眼于音乐形式，而是更看重其内容。在关于柳词的争论中，这个问题显示得更为清楚。当面对历代评家对柳永俗词令人眼花缭乱的批判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在指责柳词俗滥时所持有的标准。且看宋人几则有代表性的

<sup>①</sup> 本文所引柳词皆以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为据。

<sup>②</sup> [日]宇野直人：《柳永论稿》，张海鸥、羊昭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sup>③</sup> “根据唐五代以来传统词牌创作的词就属‘雅’的内容，而根据民间俗曲——即僻调所作的词就属于‘俗’了，这一推论从逻辑上似乎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日]宇野直人：《柳永论稿》，张海鸥、羊昭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评论：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sup>①</sup>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sup>②</sup>

（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sup>③</sup>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语。<sup>④</sup>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宋人在批评柳词俗时，都是从词语层面出发的，相反，他们对柳词的音乐性往往给予肯定性评价。即便是张炎《词源》卷下“杂论”所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sup>⑤</sup>此处的“雅正之音”的“音”也并非指音乐而言。

《乐章集》中使用唐五代旧调的作品多俗词，僻调词中为人称道的羁旅雅词也有很多，但却不能因此说僻调与俗词、旧调与雅词的关系是对立的，在柳词并未全部流传至今的情况下，我们要给出结论性的意见就必须慎而又慎了。通过比较《乐章集》中的同调之作，以及柳词与同时代词人的同调之作，我们也可看出词调选择与词的雅俗与否没有必然关联，词作的内容才是判断词作雅或俗的首要标准。

《乐章集》中三首《斗百花》词均在正宫，其一“飒飒霜飘鸳瓦”为

<sup>①</sup> 赵令畤：《侯鲭录》，见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6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sup>②</sup> 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sup>③</sup> 徐度：《却扫编》，见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3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sup>④</sup> 沈义父：《乐府指迷》，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8页。

<sup>⑤</sup> 张炎：《词源》，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6页。

宫怨题材，咏班婕妤故事；其二“煦色韶光明媚”写女子离恨；其三“满搦宫腰纤细”写妓情合欢，前两首运笔尚能持正，第三首则鄙亵不堪。双调《御街行》共两首，“燔柴烟断星河曙”系颂圣之词，“前时小饮春庭院”则写对妓女的倾慕，二词的内容与写作对象差别悬殊。仙吕调《满江红》“暮雨初收”“访雨寻云”“万恨千愁”“匹马驱驱”四首分别写宦游之情、对妓女的追忆、离恨、思念佳人，雅俗分明。上列诸词，所属宫调相同，音乐形式应该也相同或相近，但填上不同的文字就产生了雅俗不同的效果。可以想见，在不同场合，听者欣赏的曲调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别，关键在于歌者所唱的不同内容。

柳永与同时代的晏殊都写过《殢人娇》词，它们的韵位、断句全同。柳永“当日相逢”一首写与旧日相知妓女的重逢及离别，无疑是俗词，而晏殊的同调“一叶秋高”词则是一首寿词，观词中“人中嘉瑞”“玉京千岁”之语，则所寿之人的身份非常显贵<sup>①</sup>。欧阳修的《醉蓬莱》（见羞容敛翠）写少女情态心理，以俗语俗情人词，无论如何都是俗而又俗的<sup>②</sup>，而柳永的同调名作“渐亭皋叶下”则用语典雅，为雅词无疑<sup>③</sup>，二词韵位、断句亦同。晏、柳、欧三人年岁略有参差，生活于同一时代，其所处的音乐环境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但三人却用雷同的曲调写出了雅俗判然的词作。

在以往的柳词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柳永对慢词兴盛的贡献，津

<sup>①</sup> 晏殊《殢人娇》：“一叶秋高，向夕红兰露坠。风月好、乍凉天气。长生此日，见人中嘉瑞。斟寿酒、重唱妙声珠缀。凤筦移宫，钿衫回袂。帘影动、鹊炉香细。南真宝篆，赐玉京千岁。良会永、莫惜流霞同醉。”见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8页。

<sup>②</sup> 欧阳修《醉蓬莱》：“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见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8页。笔者案：欧阳修的部分词作因有“鄙亵之语”而见疑，这首《醉蓬莱》即在其列，但这些自宋代以来的质疑恰恰证实了其“俗词”的属性。

<sup>③</sup>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杨湜《古今词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等皆认为此词系柳永进献仁宗之作。今人薛瑞生则认为此词作于真宗天禧年间，见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7页。

津乐道于柳永早年的风流生活。的确，入仕前的柳永曾穿梭于花街柳巷，对市井新声颇多了解，又因他精通音律，他就比别人有着更充分的条件从事创制新调的活动。李清照《词论》称其“变旧声作新声”自然是不错的，但是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柳永所用的词调和文人官僚所用的词调没有音乐上的本质差别，同样的乐曲在所谓的两个社会阶层中都在传唱，我们在强调柳永词调的俚俗色彩时往往走向了偏执的一端。有学者对此曾经指出：“为迎合当时风尚而对历来小令的曲调加以改变大约是在不断地进行。在当时的文人之中，唯有耆卿积极适应这种新翻曲而写作。……只有耆卿曾经适应民间风尚的痕迹。”这一时间在词的创作和歌咏的场合上“并存着可以称作文人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两样社会；在前一社会中，几乎只是墨守着旧有的曲调，而在后者，则时尚的变化在时刻进行着”<sup>①</sup>。文人社会和市民社会也许是相对隔绝的，但在词的传播过程中，二者之间的距离显然被以上论述夸大了。民间时尚及乐曲在时刻发生变化，文人社会对此并非排斥而是反应或适应较慢，词调所代表的音乐本来就是乐工艺人所创，而当时的文人善解音律，能自度曲的并不多，他们只能采用现有的引自坊间的词调，加以雅化后付诸歌喉，“雅”指向的是歌唱的内容，而非其依附的曲调。

有关柳永的传闻很多，其中一则云：“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sup>②</sup>这说明柳永的《满江红》（暮雨初收）曾经作为岁祀迎神曲歌唱，我们能否推测在柳词出现之前，这里已经用《满江红》之调迎神，但歌词俚俗无文，以至于难以入耳呢？柳词由于内容上的关联被借用来在严陵祠畔演唱。民间歌曲俚俗太甚让文人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加以改造，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远者如屈

<sup>①</sup> [日] 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杨铁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sup>②</sup> 释文莹：《湘山野录》，见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6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案：这段记载中的史实存疑，但不妨碍本文的引证。

原改作民间祭祀之曲为《九歌》，近者如刘禹锡作《竹枝》九篇，稍后于柳永的苏轼亦曾根据民间小曲作《陌上花》，在这三个作品的写作背景介绍中，民间之词被认为是“鄙陋”“鄙俚”和“鄙野”的<sup>①</sup>。柳永漫游各地，在遭遇不同的民间曲调时，很有可能即兴对其歌词进行改编，并运用自身的音乐知识，改制曲调，这是其他文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sup>②</sup>。当时能填词的文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唯有柳永受到追捧？对此我们可以试作如下解释：宋代的教坊乐工对新声相当敏感，但那些不精音乐的文人官僚却对“新腔”不熟悉，不能很好地配合新腔进行写作，而柳永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成了时代的宠儿。宋代皇室似乎对柳词一直很熟悉<sup>③</sup>，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宋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sup>④</sup>“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sup>⑤</sup>的仁宗应当不可能去听柳词中的闺门淫媟之语，柳词中被文人阶层接受的必然是那些较雅的作品，其中的孤调或僻调既有新颖的旋律又有雅洁的语言，这才是它们得以在上层社会传唱的原因。

柳永投献词所使用的八个长调，《早梅芳》《如鱼水》仅见于《乐章集》<sup>⑥</sup>，《瑞鹧鸪》《一寸金》《永遇乐》《望海潮》《玉蝴蝶》《木兰花慢》首见于《乐章集》。显然，这些词调在当时并不流行于文人阶层，考虑到

① 参王逸《楚辞章句》、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引》、苏轼《陌上花·引》。

② 叶梦得：《避暑录话》，见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③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庄绰《鸡肋编》卷下：“徽宗尝问近臣：‘七夕何以无假？’时王黼为相，对云：‘古今无假。’徽宗喜甚，还语近侍，以黼奏对有格制。盖柳永《七夕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而俗谓事之得体者，为有格制也。”沈作喆《寓简》：“高宗七夕内宴，至晚，忽大风雨如倾，命教坊进词。有应制《鹊桥仙》云：‘柳家一句最着题，道暮雨芳尘轻洒。’盖柳永词也，天颜为一笑。”

④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⑤ 吴曾：《能改斋词话》卷1“柳三变词”条，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5页。

⑥ 《早梅芳》（海霞红）为一百五字体，与其他同调宋词有明显差别，可视为宋词仅见。

各词的创作对象都是文人官僚，那么，柳永在官场之中，却频繁使用受众不熟悉的词调来创作，这可否理解为他是在有意显露才华呢？新颖的曲调配上铺排夸饰的文辞，欣赏者陶醉其中，自然会对写作者刮目相看，由此或可想见柳永在仕宦进取中的良苦用心吧。

## 二、柳永投献词的叙写视角

“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sup>①</sup> 夏敬观的这段话在人们评论柳词时常被征引，但其在揭示风格特色与写作手法的关系时，有简单比附的嫌疑。其实，雅词所用之曲调可能源自于市井新声，俚词也可以层层铺叙，情景相融。风格与创作手法并不一定会完全对应。在论证了柳永投献词的雅化倾向后，我们也推测投献词所用之调，很可能是柳永汲取民间音乐的营养，变旧声为新曲的结果，并且，承认柳永“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并不意味着柳永雅词的创作手法只有一个借鉴来源，就投献词部分而言，我们对其中创作新变的理解还可以更全面一些。

投献词在词史发展中是个新事物，但是与其性质相同的干谒诗文却早已有之。唐代出现了大量的干谒作品，有的以展现才华为主，干谒之人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献给显要，以期得到褒奖与宣扬；有的则是夸赞对方，直陈请求汲引之意。类似的行为在宋代也比较常见，从宋初的“九僧”到南宋末的“江湖诗派”一直如此。而柳永的投献词，无论是与其自身的其他题材词作相比，还是与其前后的干谒之作相比，都具有一定的特色，这一点在叙写视角的转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乐章集》的歌妓闺情和羁旅行役两大题材作品中，柳永要么倾情于两性欢爱、追忆旧情，要么悲叹行役的悲苦与宦途艰辛，读者从中都能窥见词人的内心世界，词人也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的喜怒哀愁，但在他

<sup>①</sup> 夏敬观：《映庵词评》，见《词学》编委会编：《词学》第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的投献词中，我们却看不到词人那颗敏感的心灵。此前的投献干谒诗文，含蓄婉转者如朱庆余《闺意呈张水部》、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豪迈直露者如李白《上李邕》、杜甫《赠韦左丞丈》，我们都可从中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影子，而柳永的投献词似乎并没有乞求汲引的意思，作者只是醉心于风景的铺陈描写以及对赠主政绩的颂扬。在这些词作中，与其说主体的抒情意志完全没有显现，毋宁说他更热衷于作为一个旁观者进行叙述，对风景，对赠主无不如此<sup>①</sup>：

海霞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谯门画戟，下临万井，金碧楼台相倚。芰荷浦溆，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兰舟飞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早梅芳》）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望海潮》）

轻霭浮空，乱峰倒影，潋滟十里银塘。绕岸垂杨。红楼朱阁相望。芰荷香。双双戏、鷓鴣鸳鸯。乍雨过、兰芷汀洲，望中依约似潇湘。（《如鱼水》）

满目浅桃深杏，露染风裁。银塘静、鱼鳞簟展，烟岫翠、龟甲屏开。殷晴雷。云中鼓吹，游遍蓬莱。（《玉蝴蝶》）

寻幽。近香径处，聚莲娃钓叟簇汀洲。晴景吴波练静，万家绿水朱楼。（《木兰花慢》）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话本中的相似情景，在可靠的宋代话本为数不

<sup>①</sup> 下引词句分见于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169、176、181、220页。

多的情况下，笔者仅举以下的例子<sup>①</sup>：

清晨豁目，澄澄激滟，一派湖光；薄暮凭栏，渺渺暝朦，数重山色。遇雪时，两岸楼台铺玉屑；逢月夜，满天星斗漾珠玑。双峰相峙分南北，三竺依稀隐翠微。满寺僧从天竺去，卖花人向柳阴来。（《西湖三塔记》）

都城圣迹，西湖绝景。水出深源，波盈远岸。沉沉素浪，一方千载丰登；迭迭青山，四季万民取乐。况有长堤十里，花映画桥，柳拂朱栏；南北二峰，云锁楼台，烟笼梵寺。桃溪杏坞，异草奇花；古洞幽岩，白石清泉。思东坡佳句，留千古之清名；效杜甫芳心，酬三春之媚景。王孙公子，越女吴姬，跨银鞍宝马，乘骨装花轿。丽日烘朱翠，和风荡绮罗。（《西湖三塔记》）

人烟辐转，车马骄阗。只见和风扇景，丽日增明，流莺啼绿柳阴中，粉蝶戏奇花枝上。管弦动处，是谁家舞树歌台？语笑喧时，斜侧傍春楼夏阁。香车竞逐，玉勒争驰。白面郎敲金橙响，红妆人揭绣帘看。（《西山一窟鬼》）

在《西山一窟鬼》《碾玉观音》等宋代话本中，说话人都大量引用了词作，这是词体风行当时的显例，也说明了这两种文艺形式结合的紧密性。“说话”在北宋已经出现，笔者无法再现柳永所面对的市井娱乐，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柳词与民间艺术发生关系的可能性。由于入仕前的放荡生活，柳永对“说话”之类的民间技艺当然不会陌生，对比两种文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他在投献词中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说话人的角色呢？他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地的繁华富庶，讲述着当地长官的赫赫政绩，并且当他作为一个说话人从事写作时，他所代表的就不是个人的所见所知，而是民众的耳闻目睹，这样的叙述与颂扬就出自众人之口，也就更具有说

<sup>①</sup> 以下三段引文分见于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说话本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8页。书中两则话本的“附记”肯定了这些文字的可靠性，见是书第12、33页。

服力。当然，词人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大众宣言的同时，他就置身于作品之外，抒情主体隐没在喧闹热烈的气氛中，不再有悲哀或狂放的言辞，不再有卑躬屈膝的姿态，这些可否理解为作者是在努力摆脱干谒的钻营嫌疑，在维护自己脆弱的人格呢？

让我们把视线从“说话”转向更为广阔的民间文艺。柳永投献词中最著名的作品《望海潮》向读者（听众）描绘了杭州的美景和繁华，值得注意的是，此词产生的地点杭州恰是吴歌流行的区域。“现在流行的吴歌中还有一部分，数量虽然较少，但在通行的程度上并不下于私情歌的，便是描写各地风光和景物以及四时花名节序的歌曲。……这类歌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夸某一地的富丽景致的。”顾颉刚先生在收集吴歌时所提到的现象对我们研究柳词同样具有启发意义，“这类铺陈景致的民歌，我们相信民间一直流传着，并未中断。虽然此类歌曲因不为人所注意，未得保存下来，但我们从各时代文人仿作的旁证，可以推测其绝不在少数”<sup>①</sup>。尽管柳永并非是顾先生所说的“本来是专为民间儿女写歌的人”，但其投献词中的风景铺陈却和民歌中的赞咏不谋而合：

十景西湖描不同，千枝杨柳间桃红。原望丛山如迭翠，六桥曲径有荷风。湖心亭，在水中，男女游春乐兴浓。仰看双峰云里插，苏堤名胜架长虹。小有天园多景致，三潭月照印来红。闻说断桥桥不断，孤峰并不独三峰。（《吴歌·吴歌丁集》）

面面俱到的描写，从风景到人物，叙述者不厌其烦，这正是柳永投献词的一大特色。如果我们对柳永和民间文艺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他从音乐形式上对民间曲调进行改编并不时地使用口语俚语的层次，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他在自身创作活动中对民间文艺多方面的借鉴，也低估了民间文艺对柳词可能具有的强大影响。当柳词的叙述方法有意或无意

<sup>①</sup> 顾颉刚等辑：《吴歌·吴歌小史》，王煦华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622页。

地与这些艺术形式发生重合时，词的视角也必然会随之发生一定改变，从话本和民歌的角度来观照柳永的投献词，或许能为我们理解词中普泛化、旁观式的叙写视角提供一点帮助<sup>①</sup>。

### 三、柳永投献词的创体功绩

渐趋繁盛的创作使词体的社会功能不断得到加强，柳永投献词的写作初衷既非娱宾遣兴，也非抒情写志，作者只是以词来充当进身的媒介，在词体风行的社会中，以投献词叩开个人的机遇之门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柳永一生虽仕宦偃蹇，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和其投赠词的效果有关，因此，要判断其投献词的写作是否取得了成功，就只能从词史的系统中予以考察了。

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柳永投献词中所使用的八个长调，皆仅见或首见于《乐章集》，因此它们极有可能是柳永的自度曲，至少在事实上，它们具有开创性的地位。这样看来，柳永的投献词可以说是集创调、创意（奠定叙写模式）、创体（首先以词作投赠之具）于一身<sup>②</sup>，是《乐章集》中的一大创举，那么在宋词发展史上，柳永的这个创举是否得到了后来人的认可与继承呢？

首先来看柳永所创词调的流传。兹将这八个词调在宋词中的运用情况表之如下<sup>③</sup>：

<sup>①</sup> 专夸杭州“富丽景致”的名作可以再举关汉卿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为例：“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梁州〕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页。）此曲同样采取了一种普泛化、旁观式的叙写视角，其面面俱到的铺陈策略及用语都与柳永《望海潮》近似，至于柳、关二人深受民间文艺影响的共同人生经历则早已是治文学史者的常识。

<sup>②</sup> 与柳永同时的陈亚有《生查子·药名寄章得象陈情》，系游戏之作，并无与投赠对象有关的内容，以描绘风景、歌颂投献对象为特色的投献词始见于柳词。

<sup>③</sup> 表中的“宋词”指柳永之后的宋词作品。对各调的统计使用了www.poeming.com的“全宋词检索系统”。